鸭绿江的春天

□ 李英子 宋占方

鸭绿江的春天在哪里，在它的发源地长白山袅袅春岚中、在江中游船荡漾的阵阵欢歌笑语中，更在那桃花遂成新曲、歌唱美好春天的地方

鸭绿江的春天在哪里呢？

在波光粼粼的江水笑颜中？在映山红烂漫的江岸山崖上？在百鸟争鸣的江畔翠松林里？

鸭绿江的春天在哪里呢？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追赶着春天的脚步，我们驱车沿着青罗带似的鸭绿江，来到辽宁省丹东市长甸河口这片最早拂煦春风的小岛，走进村委会，与村支书冉庆臣唠起了河口村“桃花岛”的故事。他神采奕奕地讲述40年前，河口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敢为人先地创办起村办企业——河口鞋钉厂。令人没想到的是，河口村的这个鞋钉厂一炮打响了，货物供不应求，效益好得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当时，村里的男工工分13分，女工工分11分，10分合一元钱，男女都能挣上一元多，这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可算佼佼者了。河口村的老百姓皆大欢喜，他们感觉有奔头了，心里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那时候没有银行卡，他们去银行取钱都是用麻袋装。二三十万元现金装入麻袋，硬是用人力抬回河口村。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鞋钉厂渐渐没了市场，村办企业不得不寻找别的出路。他们先后种过山楂、出口日本的大萝卜、食用菌等，但没过几年，这些产品由于复杂的原因，市场也不景气了。

河口人不甘于现状，守着这么一块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素有“塞外江南”美誉的边境小岛，要华丽转身，走向未来。

那年初春，丹东市果树专家王大伟去北京中国果树研究所会晤老同学，老同学正试验新品种燕红桃。临走时，他剪了数十枝燕红桃枝带回。

河口村又一次抓住了春天带来的好消息，立刻主动要求将燕红桃枝嫁接在小岛的小毛桃树上。第三年结果的时候，桃子不仅比原来的小毛桃大了好多倍，而且色泽红艳好看，味道更甘甜。这样岛上就开始嫁接燕红桃新品种，桃子结得压弯了枝，产量猛增，小岛上的妇女便把燕红桃摆在路边上卖，价格也就几毛钱一斤。

那时没有高速路，县市的客车都要经过河口。一来二去，客车在河口停车时，旅客们便买上几斤燕红桃。尝尝觉得味道不错，买的人渐渐多起来，桃子不够卖，怎么办？这时村里镇里开始大量发展燕红桃育苗，第一次育苗一百亩。河口村家家户户以栽种燕红桃为主业，效益一年比一年好，直到现在，发展了2万余亩桃园，成为河口岛上村民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

河口桃花 梁广君摄

不光是卖桃，每年到了4月末，全岛一望无际的桃花竞相开放，放眼望去，2万余亩桃花如朝霞染红天际，映红一江水；又如波浪起伏的花海，绵延数里，漫山遍野。无论你的眼睛望向哪里，都是桃花的海洋，如梦如幻。

岛上桃红柳绿，江上渔帆点点，碧绿的江水如水墨画卷徐徐展开，游船尽赏旖旎风光，人人向往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982年春天，军旅词作家邬大为、魏宝贵到河口边防部队采风，被这个边境小村的美景所触动，写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词，由作曲家铁源谱曲。1984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著名歌唱家蒋大为唱出后，这首歌传遍全国。歌曲的诞生地——河口，也成了人们春天里心中向往的“桃花盛开的地方”。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不仅唱遍了华夏大地，还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到了秋天，硕果累累的桃花岛上举办品桃大赛、寻找桃王有奖活动，与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进行互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商家均来岛上进行订单收购，将燕红桃销往全国各地。河口村人均收入达七八万元以上，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一花引来百花香，河口的桃花带动了周边的旅游效益。长河岛原本是河口村的一个荒凉小岛，是河口人的勇气与慧眼，将这孤岛开发成朝鲜族风貌的度假别墅。在绿树浓荫、荷香摇曳中，在一阵阵咚咚激昂的长鼓声中，朝鲜族姑娘长裙飘飞、步履袅娜的舞蹈让你情不自禁与她们共舞，感受民族舞蹈的动人魅力。

近年来，桃花盛开的河口村不仅成为鸭绿江边重要风景区之一，还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央电视台寻找中国十大最美乡村颁奖典礼中，诗情画意的河口村在众多乡村中脱颖而出，夺得“中国十大最美乡村”荣誉称号，成为东北三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乡村。

外地旅游巴士一辆接一辆地在岛上驶来驶去。从一年一度的桃花节开始，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探访这个集边境自然风光、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如诗如画的美丽小岛——一座用歌声讲述自己美好故事的桃花岛。

鸭绿江的春天在哪里，在它的发源地长白山袅袅春岚中、在江中游船荡漾的阵阵欢歌笑语中、在江畔绵延的金光灿灿的油菜花海中……更在那桃花遂成新曲、歌唱美好春天的地方。

草木声息

疯狂油菜花

□ 王 晓

聚在一起的开得厚重，稀稀拉拉的开得明亮，成百上千、成万上亿的油菜花，淹没了田埂、河流、村庄，还有大地上的一切人和事情

只有一种花配得上“疯狂”二字，那就是我家乡广洋的油菜花。

时下，看油菜花很流行，人们赶趟儿。他们去婺源，说江岭和篁岭红桃花白梨花与梯田上金黄的油菜花相映，美如画卷。他们也去兴化垛田，说蓝天、碧水、“金岛”织就“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的绮丽。我哪里也不去，只晃荡在院里的秋千架上，遥想一下记忆里的油菜花，就足够了。

就是这个季节，4月中旬。老家的春天来得要比长江以南略迟一些，也就迟个十天半个月的。整个大地像碰翻了染缸，泼洒开的金黄炫人眼目，不是一垄，不是一畦，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肆意。

也许是年龄小、个子矮，也许是土地肥、品种好，反正那时候的油菜花高过头顶。基部叶茎繁复，越往上叶越稀，分叉越多，花大多集中在末梢，攒在一起，一株油菜说有百十个头不为过，开着四瓣的小花，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是十字花科芸薹属植物的属性。

聚在一起的开得厚重，稀稀拉拉的开得明亮，成百上千、成万上亿的油菜花，淹没了田埂、河流、村庄，还有大地上的一切人和事情。

上学路上，走在前面的那群小伙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们都被油菜花淹没了。走进校园，才发现满头满脸满身都是黄花粉，蜂子追着我们嗡嗡闹，让人有点烦躁。不过根本不用管它们，这种痴蜂一心酿蜜，伤不了人。顶着满身花粉被它们当油菜了。

家乡的地真多，看不到边，走不到头。乡民种油菜不为观赏，为榨油。边角地见缝插针长，整块田成规模长，一到季节，就满眼金黄得炸人。

看见人家在菜地拍照，为了周全地照到菜花，半蹲深蹲，那样子总让我发笑，也让我恍惚。印象里，那些油菜花都在我的头顶点燃，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曾俯视过油菜花，更没见过现在航拍的菜花地毯、菜花艺术字，我见的是另一种菜花。

从家到我的中学要经过一条被油菜花淹没的路。我的邻居跟我同级同班，但她从不跟我同行。她的身边总是围了好些人，她们的眼神拧成一股绳，把我隔在外面。她们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还喜欢摘菜薹吃，掐一枝肥壮的菜薹，带花，撕了皮咬着芯，一口一大截，吃得欢畅。看见金黄的菜花在她们嘴边颤动，恨自己无法接受那种味道。我多么希望和她们在一起啊，但是嗅觉不答应，她们撇单我的得意也不答应。

三年初中生活，好像之前之后还有这种那种类似的情形，是不是我天生就是“孤家寡人”？少年佯装无所谓落单，其实心里要发疯。多余的热情只好给书本喽。

当我的孩子如我当年一般大，我再次见到了在外打工返乡的邻居，还有当年那些从未在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们。她们见老了，站在对面沧桑一地，再也不是4月油菜花地里的傲娇表情。她们对我生出羡慕的敬重，让我不适，犹记得当年和油菜花一样金灿灿的笑声，那笑声时常在午夜惊扰我的梦境。

家乡不长果树，不长闲花，春天的色彩似乎单调，开花的好像只有油菜花。其实哪能呢，大地上还有许许多多的野花，只是它们没有油菜花那么广种厚收，气势上就输了。我有时候也傻傻地想，在泛滥的油菜花面前，这些个野花是不是也不合群？

不合群重要吗？脆弱的时候很重要。一旦强大，就不重要。那些婆婆纳、蒲公英、二月兰还有许许多多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不都和油菜花一样长得好好的吗？同样完成生命的旅程。

阅历让我释然，油菜花的那股疯劲不是个个具备，强求合群多憨。打翻染缸的金黄，经过岁月的荡涤，留下的只是“微云平淡、重山清远”，就连小伙伴们水灵灵欢语声都变哑了。那一片疯掉的油菜花海，像透明的水果糖，雪藏在心里，越中年越清凉。

学生们在安徽黟县西递古村落写生创作。 吴孙民摄

流年

春风千里燕归来

□ 胡容波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也无论家里还有没有亲人，“籍贯”二字是改不了的，因为那里是我们的根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去年清明节期间，舅舅发来一组《燕归来》的照片，是他回乡吊青时留心拍摄的小燕子。这些归来不久的新燕，有的停在路边的电线上梳理着翅上的羽毛，有的落在屋里的挂绳上张望着闯入的客人，有的舞动着翅膀归巢又离巢，还有几只站在雨后的泥地里低头啄着什么。小脑袋抬起的瞬间也被捕捉到了，嘴上正衔着一根带泥的枯草呢。那劳作的模样和灵动的眼神，既惹人怜爱，又似曾相识，直把城市里游子的情思牵回记忆中的村庄。

当杨柳开始吐绿的时候，燕子们就相约着从南方浩浩荡荡归来了。整个华夏大地，从桃红杏白的烟雨江南，到我的家乡江汉平原，直至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伴随着春天行进的脚步，说话间就翩飞起小燕子们伶俐的身影。其实，说浩浩荡荡是不合适的，燕子们并没有那么大的排场。他们的旅途常常是不经意的，虽然偶尔也会有集结，但不会像非洲角马迁徙时那样拥在一起，而是一拨一拨地来过。当你听到几句“唧唧”的声音，抬眼望正好看到它们翻飞的身姿时，就是燕子们踩着轻快的舞步归来了。

你看到的那些燕子有的还会继续赶路，有的就留下了。留下的燕子开始穿梭在柳行间，出没在田埂上，呢喃在花草中。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它们决意留下的呢？难道真是儿歌里唱的“这里的春天最美丽”？我不知道在人类和燕子眼里，美丽是否有同样的标准，不过环境肯定是重要的。水可以不淙淙，但一定要清澈，要能映照出小燕子们临水飞过的倩影；树可以不高大，但一定要多一些，小燕子们能有个谈情说爱的去处；房子也可以不宏伟，但一定要留有欢迎和信任的开口。更重要的是，还得有成片的田地，能够为小燕子们提供安全富足的食物之源。

留是留下来了，但是在哪儿落脚呢？其它鸟儿大部分会把巢搭在林木间、草丛里或者堤岸处，虽与人类共享着自然空间，却又本能地离人类尽可能远些。即便是离人类略近的小麻雀，也常常把窝搭在檐下隐蔽处，就算是淘气的孩子们也不容易找到。小燕子偏偏不，它们直接把巢建筑在人类的厅堂里，而且是敞亮处，不仅与人类共享着自然空间，还分享着居住空间。或许在它们看来，房子既然在那里了，安安稳稳，避风遮雨，这么好的所在，人类可以居住，它们当然也可以，大家都是平等的。小燕子真是睿智又勇敢。它们大大方方地来，自自由由地去，对自己有信心，对选择的人家也有信心。

村子里从东头到西头，从南边到北边，有的是人家。哪一家才是小燕子最中意的呢？刚来的时候，它们会细细考察，飞进这家瞧瞧，飞到那家看看，毕竟选定后要在这里度过大半年呢，甚至来年也要回来住的，尤其是还要在这里生儿育女，不由得不小心。人们对燕子大多是欢迎的，孩子们甚至是热切期盼的。如果小燕子能留在自家，那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乡间房子大多会在门楣上装些窗子，但是并没有玻璃，燕子们可以自由进出。这算是基本硬件条件吧。软件环境呢？“和睦人家早逢春”“燕子人家都是春”，大概素喜安宁的小燕子也更愿意到和睦人家来，待在一个祥和亲善的氛围中。

既然选定了人家，小燕子和这家也就相依相伴了。燕子们会早早出去劳作，一如所相依的这户人家。掌灯时分，燕回人归。如果这家人拌嘴，燕子是否会失望呢？或者燕子家庭也会有拌嘴的时候？也许不是拌嘴，只是聊聊天，聊一些开心的事情，聊一些远处的见闻，说给对方听，说给孩子们听，至于这家人听不听那是他们的事。它们和这家是相依的，也是相亲的，但是一定保持最好的距离，不远也不近，就那么望着，伴着。近了，也许会有惊吓，再也不来了。远了，同在一个檐下，也远不到哪里去。所以，它们更主要的是防止近，不会飞到饭桌上、床铺上。它们一定严守着自己的界限，彼此存在，又很舒服自在，尽量谁也不打扰谁。

但是城市对燕子们似乎就不那么友好了。城里人家跟蜂巢似的，被一栋栋大楼包裹得严严实实，燕子们进出不得。别说燕子了，恐怕连小蚂蚁也难得进出。但是也不尽然。同事曾在朋友圈转发过一个视频，那是他表哥在阳台上拍摄的一群刚刚归来的燕子。原来前一年春天，张家口棚户区改造，工人们发现了一窝燕子蛋。工地等了近半个月，直到小燕子孵出后交给公益救助组织。同事表哥领回了。住在城里的表哥表嫂在自家桌上搭了一个窝，每天给小燕子们喂面包虫，最后五只雏燕全部成活，羽翼丰满而飞。四月的这天，同事表哥惊喜地看到楼前电线上来了一排燕子，激动地拿出手机边拍边说：“这是不是去年的小燕子把孩子们都领回来了？”赶紧又去买来面包虫，要好好招待“孩子们”。小燕子们并无言，它们只是静静地落在电线上，间或有几只调皮地拍打着翅膀，扇动着尾羽，任由相识的、不识的人们注视着它们，羡慕着它们，喜欢着它们。它们带来了曾经的故事，也有远方的梦与春天的诗。

燕如此，人亦然。老家是中国内地著名的侨乡，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约28万人，在国内各大城市工作、学习的老乡更是人数众多。前不久，舅舅在微信群里又发了一遍他的作品《春风牵你（千里）燕归来——献给清明回乡省亲感恩的游子们》，深情呼唤大家的故土意识。是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也无论家里还有没有亲人，“籍贯”（祖籍）二字是改不了的，因为那里是我们的根。